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九十二 三

東坡全集卷九十二

宋 蘇軾 撰

解一首

易解 十八變而成

四營為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為十八變也三變之餘四數之得九為老陽得六為老陰得七為少陽得八為少陰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凡九六為老七八為少其說未之聞也或曰

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為老其次為少則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隂不可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隂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隂陽均也穉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隂猶陽也曷嘗有進陽而退隂與逆順之别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為易固言之矣十有八變而

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為多五與四為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為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為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為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

為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說七首

仁說

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吾嘗學射矣始也常志於中目存乎鵠手往從之十發而九失其一中者幸也有善射者教吾反求諸身手持權衡足蹈規矩

四肢百體皆有法焉一法不脩一疾隨之病盡而法完則心不期中目不存鵠十發十中矣四肢百體一不如法差於此者在毫釐之内而失於彼者在尋丈之外矣故曰孟子之所謂仁者如射則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也君子之於仁盡力而求之有不獲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自克而反於禮一日足矣何也凡害於仁者盡也害於仁者盡而仁不可勝用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不如禮在我者甚微而民有

不得其死者矣非禮之害甚於殺不辜不仁之禍無大於此故也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

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

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

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勰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說

稼說 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

種之常不後時而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歛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

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愽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文與可字說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為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為問者言也以為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

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為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為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為子張者也與可之為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與為不義雖禄之千乗不顧也雖然

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為子張者也

楊薦字說

楊君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尊巳而告之曰古之君子佩玉而服韍戴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賔主百拜俯僂而後食夫所為飲食者為飽也所為衣服者為煖也若直曰飽煖而巳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為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耶蓋君子小人之分生於足與不足之間若是足以巳矣而必為之節文故其所以養其身

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凛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敢至於其墻不義者不敢過其門惟其所為者止於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狎之而輕加之以不義由此觀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者皆君子之所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已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為藉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予欲楊君之過以自尊

故因其名薦而取諸易以為之字楊君有俊才聰明果敢有過於人而余獨憂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已矣

張厚之忠甫字說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事有近而用遠言有約而義愽者渴必飲饑必食食必五穀飲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身

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後仁知者得之而後智施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無所適而不可是饑渴飲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恕也雖孔子可庶幾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子者至矣吾不能加毫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一

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二物也哉然謂穀米謂米飯則不可故吾願子貫三言而并佩之將有為也將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趙德麟字說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疎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勳名聞者神宗

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才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時遊得其為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為道而敏於為政予以為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葢麟云葢之為言疑之

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為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己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此真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為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為之說

評史四十六首

堯不誅四凶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自漢以來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於堯之世不待舜而後誅明矣屈原有云鯀倖直以亡身則鯀盖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誠皆

小人也則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則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耳如左氏之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矣

伊尹五就桀

聖人之所能有絶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為魯司冦墮郈墮費三桓不疑其害己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伊尹為政於商既貳

於夏矣以桀之暴戾處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亮近之𤣥德將死之言乃真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有異辭哉讀柳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言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其有意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誅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

然矣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從王叔文之罪也

曽參曰唯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曽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師弟子荅問未嘗不唯而曽子之唯獨記於論語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何足實告哉

宰我不叛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下

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亂而滅其族太史公載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妄也予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耶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載而吾師與蒙其詬自兹一洗亦古今

之一快也

管仲分君謗

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宫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為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諫而不聽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

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無後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子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予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予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

稱其仁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鉷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楚子玉以兵多敗

蔿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郤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以將多為賢也如淮隂侯言多多益辦是用衆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

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司馬穰苴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予嘗疑之戰國策司馬穰苴為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大史公取戰國策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為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當更徐考之

商君功罪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食足兵强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盖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

王翦用兵

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摇撼而後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適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荆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孟嘗君賔禮狗盜

孟嘗君所賔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於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

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田單火牛

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設為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葢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歷代世變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寛德崇經術

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廢經術褒尚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能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同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天下隋不可謂一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

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孫皆不可使玄宗才使肅宗便叛肅宗才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賔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有綱正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論

秦穆公漢武帝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

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勤而無取必有悖心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遣之曰晉人御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吾收爾骨焉漢武帝違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穆公違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漢武帝巫蠱事

漢武帝諱巫蠱之事疾如仇讐盖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巳且為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云

穆生去楚王戊

楚元王敬禮穆生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

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與白生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亡道也亡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舂於市申公愧之歸魯教授不出門已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復以安車蒲輪召卒坐臧事病免穆生遠引於未萌之前

而申公眷戀於既悔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為士君子終身之戒

酈寄幸免

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摧吕禄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予曰當是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寄以功臣子而與國賊遊且相厚善也石碏之子厚與州吁遊碏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

滅親鄗商之賢不及石碏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為洗賁友之穢固之於義陋矣

司馬相如創開西南夷路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肱而喜耳魯多君

子何喜之有

司馬相如之諂死而不已

司馬相如歸臨邛令王吉謬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稱病使使謝吉及卓氏為具相如又稱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為率錢之會耳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諭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令觀之不獨不能諷幾殆於勸矣諂諛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真可謂小人也哉司馬相如諂事漢武開西南

東之隙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可謂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得道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漢武帝意也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鵩賦真知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日

竇嬰田蚡

竇嬰田蚡俱好儒雅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

不悦綰臧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為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為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為嬰蚡起又可以一笑鳳凰翔於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王韓論兵

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乃復安國初持不可擊甚堅後乃云意者有他謬巧可以擒之則臣不可

知也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爾不然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豈計於謬巧哉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結至漢幾亡可以為後世君子之戒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風狂不慧者爾烏能為惡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

特其事秘密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疏賀之惡可盡信耶

趙充國用心可重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偽曰何其明也又觀遣彫車行羌中告諭阻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諼疲人於一戰者絶殊最末觀其語將

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為公家忠計也語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爔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為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於內公卿士大夫之議曰法當然柰何觀於外將之議曰詔如是不當違詔也凡在我一入一出未有止障也脫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某事吾嘗言

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負終不更犯顔色往復論也况於以死守而不欺豈復有哉而以餘命受禄位者併肩立也豈特才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之用心人臣常道爾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廷人未聞皆然而充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逺矣則充國益可重也予既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而格排羣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羌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况三代君臣間哉

下其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觀揚子雲贊不及此區區論功爾功古今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君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云爾

直不疑買金償亡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

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仁處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仁穢迹以求利均以為佞佞之為言知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曉者吾是以疏解之

揚雄言許由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為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

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世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汙牛腹則干戈之粟豈可涸夷齊之口哉於此知聖人以位為械以天下為牢庶乎其不驕士矣

西漢風俗諂媚

西漢風俗諂媚不為流俗所移唯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伉簡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

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
衰言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意在
此也而答者不能盡吾亦嘗於上前論之

兩漢用刑輕重不同

漢仍秦法至重高祖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
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參夷之誅景帝復孥戮鼂錯
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為
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

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髙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律法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衰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色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竦皆死非命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邳彤漢之元臣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既爭

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為便公大驚以瓊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為安全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北征瓊之言大略似邳彤皆一代之雄傑也

朱暉非張林均輸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為租官自煮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為不可事既寢而

陳事者復以為可行帝頗然之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禄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為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繫獄三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黄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林得譴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

順指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狀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偶讀後漢書朱文季傳感歎不已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既已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時强立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為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以何等為禍蓋以帝不悅後不甚進用為莫大之禍也悲夫

曹袁興亡

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别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為明主謀而不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今吾知孟德本初所以興亡者

周瑜雅量

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

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公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别遥聞芳烈故來叙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

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遂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為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管幼安賢於荀孔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荀文若盛名猶為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為謀殺邢昺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

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疎每所論建輙中操意況肯為用然終亦不免桓溫謂孟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溫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為髙人勝士所比數爾管幼安懐寶遯世就閒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予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

唐彬

唐彬與王濬伐呉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

建鄴二百里許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予讀晉書至此未甞不廢卷太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為監軍以問文立立云彬多財欲而宗嗜酒帝曰財欲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者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耶

阮籍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
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
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夫羣虱之處裩
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
際動不敢出裩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
滅都羣虱處於裩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
虱之處裩中乎此阮籍之胷懐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
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讎獨頼司馬景

王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虱之出入往來於衣褌中間者也安能笑褌中之藏乎吾故書之為將來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孟嘉與謝安石相若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桓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謝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

庾亮不從孔坦陶回言

庾亮名蘇峻孔坦與陶回共説王導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導然之亮以為峻若徑來是襲朝廷虛也不從及峻將至回又説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若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擒亮又不從事見二人傳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為向導夜

行無部分亮間之深悔吾以謂名峻固失計然若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幾於滅亡也晁錯削七國大類此亞夫猶速馳行入梁楚之郊故漢不敗吾嘗謂晁錯能容忍七國待事發而發固上策若不能忍决欲發者自可名王濞入朝仍發大兵隨之呉若不朝便可進討則疾雷不及掩耳呉破則諸侯服矣又當獨罪狀呉而不及餘國如李文饒輔車之詔或分遣使者發其兵諸國雖疑亦不能一旦合從俱反也錯知呉必反不先未削為

反備既備反而後調兵食此真兒戲也又一旦而削七國以合諸侯之交此妄庸人也

鄒方回鄒嘉賓父子事

郗嘉賓既死留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篋屬其門生曰若吾家君眠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予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於父子今嘉賓以父之故而暴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

也悲夫或曰嘉賔與桓温謀叛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嘉賔之不忠不待誅絶而明著其孝可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温述怒排坦之曰汝真癡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桓温之禍使郄氏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者矣

晉宋之君與臣下爭善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為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率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

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為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其夫乃妬人之妾也

齊高帝欲等金土之價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

者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哉而孟子亦自忘其言為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王景文

宋明帝詔答王景文其略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晉

將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將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此言近於達者然明帝竟殺景文哀哉哀哉景文之死也詔言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詔至景文正與客棊竟斂子納奩中徐謂客曰有詔見賜以死酒至未飲門生焦度在側傾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乃仰飲之蘇子

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

唐太宗借隋吏以殺兄弟

唐高祖起兵汾晉間時子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高祖起兵乃容名之隋購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智雲幼不能逃為吏所誅高祖以父子之故不能少緩義師數日以須建成等至乎以此知為秦王所逼高祖逼於裴寂亂宮之事不暇復為三子性命

計矣太宗本謀於是時借隋吏以殺兄弟其意甚明新舊史皆曲為太宗潤飾殺兄弟事然難以欺後世矣建成元吉之惡亦孔子所謂下愚之歸也歟

褚遂良以飛雉入宫為祥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宫中上以問褚遂良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上悦曰

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予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即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諂佞之甚愚瞽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不譏焉野鳥無故數入宫中此正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李靖李勣為唐腹心之疾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為而言也然功臣社稷之辨不可不察也漢之稱社稷臣者如周勃汲

黯蕭望之之流三人者非有長才也勃以重厚安劉氏黯以忠義弭淮南之謀望之確然不奪於恭顯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耶僕甞謂社稷之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一指與一足未及於死也腹心之病則為膏肓不可為也李靖李勣可謂功臣終始為唐之元勲也然其所為止衛霍韓彭之流爾疆場之事夷狄內侮能以少擊衆使敵人望而畏之此固任之有餘矣若社稷之寄存亡之幾此兩人者盖懵不知焉太宗欲伐

高麗靖巳老矣而自請將兵以堅太宗黷武之志幾成不戢自焚之禍高宗立武后勣以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禍戮及𥙷𥙷唐室不絶如綫則二人者為腹心之病大矣張釋之戒嗇夫之辯使文帝終身為長者魏元成折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行仁義孔子所謂有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而可以喪邦者豈其然乎

白樂天不欲伐淮蔡

呉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者也當

時議者欲置之固為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士事亦未辨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叛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盖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懐况欲𡚁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俗士談也

韓愈優於揚雄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然自

孟子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自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如揚雄謂老子之言道德則有取焉爾至於搥提仁義絶滅禮樂為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起為救時反本之言為無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揚子亦自不見此其與韓愈

相去遠矣

劉禹錫文過不悛

劉禹錫既敗為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以為當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後漢宦者傳論云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騰與梁冀比捨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亡也與廣陵王監國事豈可同日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為比如

小人為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錫傳有所感書此

評文選四首

文選去取失當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為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武五言皆偽而不能辨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閒情賦所謂國風

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彊作解事者

劉子玄辨文選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盖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與蘇武贈荅五言亦後人所擬今日讀烈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花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為在父没之後董

卓既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為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盖擬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李善注文選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為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暴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

夫與父為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諸如此類甚多不足言故不言

五臣注文選

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偶讀嵇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痺弦長故徽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敹聲也敹音鮮出兩年之間遠則有敹故曰間遼徽鳴云者今之所謂泛聲也弦虚而不接乃可按故云弦長而徽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大山飛龍鹿

鳴鵾鷄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爾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爾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王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耶其餘謬陋不一亦聊舉其一耳

東坡全集卷九十三

宋 蘇軾 撰

書後二十八首

書王與所藏太宗御書後

日行于天委照萬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流為慶雲結為丹砂初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于筆墨摛藻尺素之上㚟翰團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為多子孫世

守之遂為希代之寳文正之孫懿敏之子輿出以示臣軾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

予自元祐之初備位從官日與正孺游三年予既有江海之意而正孺亦慨然有歸歟之歎遂請梓州得之予時以詩送行有掃崇陰踵畫像之語旋出領杭州二年還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請郡曰正孺已及瓜矣盍往代之遂歸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孺甚矣其去

正孺如去父母子其忍奪之乃止不敢乞梓人願復借留正孺數年詔許之而大丞相呂公典領實録見熙寧中正孺為御史時所言事歎曰君子哉斯人也因言于上除正孺直秘閣士大夫以才能論議取合一時可也使人於十年之後徐觀其所為心服而無異議我亦無愧難矣正孺有書來欲刻諸公送行詩於石求予為跋尾乃記所聞以遺之且使梓人知予前詩卒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書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為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觝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有言虎

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為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書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

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

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隠矣

書瑯琊篆後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廵東方海上登瑯琊臺觀出日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熈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軾來守髙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

猶為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絶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正月七日甲子記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

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茫然而思喟然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

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况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犂然如戞釜竈撞甕盎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及其人於冥寞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其貴蓋亦無足怪者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為茍然而已元元豐元年四月九日趙郡蘇軾書

書遊湯泉詩後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猱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為勝絶然坐明皇之累為楊李禄山所汚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為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獨為三子者咏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為當塗者所

恩而後得為髙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
皇之累楊李禄山之汙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
歎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
可以為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書歐陽公黄牛廟詩後

右歐陽文忠公為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黄牛廟詩也軾
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較勘時同
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

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為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云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黄牛廟入門悵然皆夢中所見予為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為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

黄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況其大者公既為神所禮而猶謂之滛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為録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書蒲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

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胡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三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衮之

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甞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髪為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黄州臨皐亭西齋戲書

書樂毅論後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為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群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黄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黄遷蘄州没于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黄州而黄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黄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黄人獨私以為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為郡守

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
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
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
議郎孫貴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
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
築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募公之詩而
刻之石以為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
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

軾記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强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强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

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况自畫其所見者乎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

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群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快快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偏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

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

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畧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書篆髓後

滎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楊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温補瀉之效隨用各别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

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為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為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為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

後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

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蔵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書朱象先畫後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為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

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得攫攘其旁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書楞伽經後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説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為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為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

談禪悅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是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歷中嘗為滁州至

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軾游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圜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為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為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為

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書黄魯直李氏傳後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亡子見父厭離之極燖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嚥即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

受處故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

太安楊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弟三人其一曰仁慶故眉僧正其一曰元俊故極樂院主今太安治平院也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晚以行覺三人皆與吾先大父職方公吾先君中大夫遊相善也熙寧初軾以服除將入朝表公適卧病入室告别霜髪寸餘目光瞭然骨盡出如畫須菩提像可畏也軾盤桓不忍去表曰行

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蓋末也已而果無恙至六年乃寂是歲軾在錢塘夢表若告别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書晁無咎所作杜輿子師字說後

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輿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剥廬上壯而下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將載之上壯而下撓疾走

不顧猶懼壓焉今君學修於身行修於家而禄未及既完其下矣故予以是名字之與無咎意初無異者而其文約其義近不足以發夫人之志若無咎者可謂富於言而妙於理者也

書東皋子傳後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

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皋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

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皐子矣然東皐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皐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黄子思詩集後

予甞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

唐顔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絶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髙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

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歷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覆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為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

祭鬼無脱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記

書若逵所書經後

懷楚比丘示我若逵所書二經經為幾品品為幾偈偈為幾句句為幾字字為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

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麄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有踈密咨爾楚逵若能一念了是法門於刹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

余聞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修無上道難造種種福業易所發菩提心旋發旋忘如飽滿

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舉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即為江河是故佛說此等真可畏怖一念差失萬劫墮壞一切龍服地行天飛佛在依佛佛成依僧皆以是故維鎮陽平山子龍靈變莫測常依覺實二大比丘有大檀越孫温靖公實能致龍與相賔友曰雨曰霽惟公所欲公之與此二大比丘及此二龍必同事佛皆受佛記故能於未來世各以願力而作佛事觀公奏疏本欲為龍作廟又恐血食與龍增業故上乞度僧以奉祠宇公

之愛龍如愛其身秪令作福不令造業若推此心以及世間待物如我待我如物予知此人與佛無二覺既圓寂公亦棄世其子元忠為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怠惰相人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應感而元忠此心盡八十卷終始若一予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置此山中則公與二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相見共度衆生無有窮盡而元忠與予亦當與焉

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

釋迦以文教其譯於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辯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晝見而夜誦之故具石請予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

總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畧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葢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谿諡號決非桂帥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為正紹聖三年六月九日

書金光明經後

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諱閏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殯于城西

惠濟院過末免喪而從軾遷于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為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泣而言於軾曰書經之勞微矣不足以望豐報要當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祖升濟神明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經皆真實語耶抑寓言也當云何見云何行軾曰善哉問也吾嘗聞之張文定公安道曰佛乘無大小言亦非虛實顧我所見如何

耳萬法一致也我若有見寓言即是實語若無所見實寓皆非故楞嚴經云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涅槃若諸菩薩急於度人不急於成佛盡三界衆生皆成佛已我乃涅槃若諸菩薩覺知此身無始以來皆衆生相究親拒受内外障護即卵生相壞彼成此損人亦已即胎生相愛染留連附記有無即濕生相一切勿變為已主宰即化生相此四衆生相者與我流轉不覺不知勤苦修行幻力成就則此四相伏我諸根為涅槃相以

此成佛無有是處此二菩薩皆是正見乃知佛語非寓
非實今汝若能為流水長者以大願力象取無礙法水
以救汝流浪渴涸之魚又能觀諸世間雖甚可愛而虛
幻無實終非我有者汝即捨離如薩埵王子捨身雖甚
可惡而業所驅迫深可憐憫者汝即布施如薩埵王子
施虎行此捨施如饑就食如渴求飲則道可得佛可成
母可拔也過再拜稽首願書其末紹聖二年八月一日

金剛經跋尾

聞昔有人受持諸經攝心專妙常以手指作捉筆狀於虛空中寫諸經法是人去後此寫經處自然嚴淨雨不能濕凡見聞者孰不贊歎此希有事有一比丘獨拊掌言惜此藏經止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即為塵勞而況可以聲求色見今此長者譚君文初以念親故示入諸相取黄金屑書金剛經以四句偈悟入本心灌流諸根六塵清淨方此之時不見有經而況其字字不可見何者為金我觀譚君孝慈忠信内行純備以是衆善

莊嚴此經色相之外炳然煥發諸世間眼不具正見使此經法鈌陷不全是故我說應如是見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書事四首

書劉庭式事

予昔為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為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為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

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予深感其

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絶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為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憮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絶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

善且皆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為朝請郎杲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書狄武襄事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號鐵羅漢者鬬於水濵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

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諮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為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外曾祖程公逸事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闕選土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

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寃咋謂盜曰汝寃盍自言吾為汝直之盜果稱寃移獄公旣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决前此地府欲名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禄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

而卒軾㓜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南華長老重辯才逸事

契嵩禪師常嗔人未甞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喜人未甞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嗔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弔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

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别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辯視身為何物棄之尸陀林以飼烏鳥何有安以壽塔為明公知辯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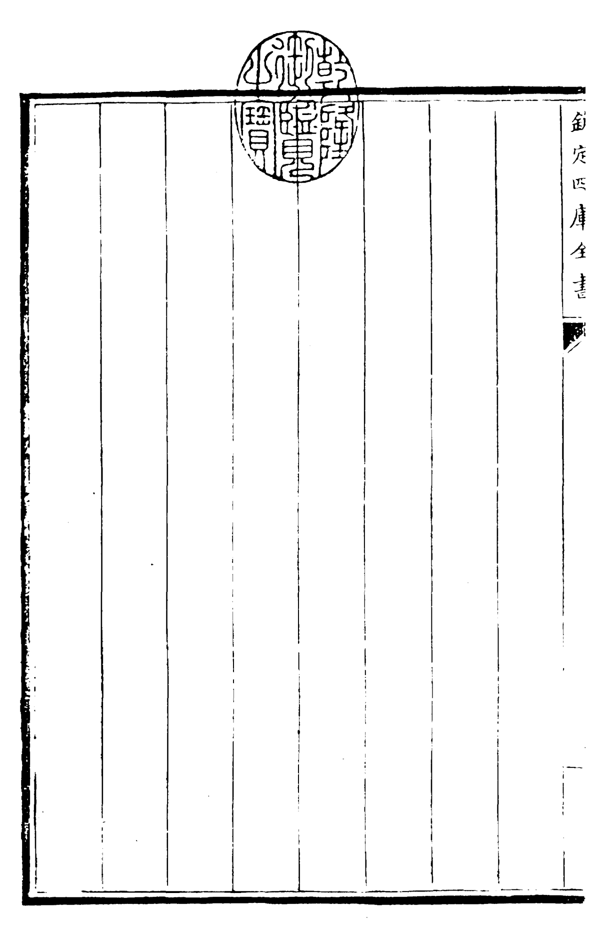
東坡全集卷九十三

謹案卷九十二第六頁前六行轍子由者刊本轍

訛輒今改

第四十頁前一行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刊本淫

訛浮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江軾